



她们笔下的  
她们

弗吉尼亚·吴尔夫 等著  
张玲 等译  
周晓苹 选编

Ladies  
from the  
Pen of Female  
Writers



# 她们笔下的 她们

弗吉尼亚·吴尔夫 等著  
张玲 等译  
周晓华 选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她们笔下的她们/(英)吴尔夫等著;张玲等译;周晓苹选编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

ISBN 978-7-02-010657-8

I. ①她… II. ①吴…②张…③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50176号

责任编辑 张海香

美术编辑 李思安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6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1.5 插页11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15年5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657-8

定 价 3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序

您正在翻阅的这本名为《她们笔下的她们》的小说集，是跨越了三个世纪、来自十五个国家、共二十七位女性作家所写下的作品。

世界上所有女性最初的写作，似乎都是来自爱情或婚姻的刺激，此外便是日常生活的贫乏无趣。这样的内容，自女性进入写作那天开始，连绵不断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为爱与无爱，为婚姻的幸与不幸，为生活的日常与无常，诸如此类。无论时间相隔多久，无论空间相距多远，无论肤色黑白红黄，亦无论身份高低贵贱，当女性拿起笔来想要表达自己的时候，多半都是直奔这类主题而去。民族不同，语言不同，手法不同，风格不同，但心情和内容却都大体相近。翻阅这本有着选编者和编辑深长用意的短篇小说集，我们看到的尤其如此。

或许社会缘故，或许生理原因，女性的写作，多会以一种她们特有的惯性方式在一个小世界里打转，我们有时将

这个世界称为“自我”。她们不像男性那样，以宏大的视野，关注于世界各种风潮涌动和各类人性厮杀。她们不。她们大多以微小的视角，关注于自身之情感起伏，身边之日常琐细。在男人们忙碌地整理世界时，她们更愿意整理自己；在男人们热衷于叱咤风云时，她们更愿意伸手抚摸人心。她们的写作或许不广阔不恢宏，但她们却会从某一微点出发，慢慢行走。她们经常会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，并且走得异常深远，从而抵达某种深刻。有时这种深刻，男性读者难以体会得到，而女性读者则轻易便能心领神会。或许是性别差异而导致女性作品中暗藏着某种生理密码，而破解这种密码的惟一途径，则只是性别。所以，很多女性作家的作品，在被同性读者一派叫好时，男人们却两眼茫然：觉得这样的细碎有什么可以称道的？这可真是件没办法的事。

要说起来，现实的局限，使很多的女性写作者的目光无法向外望得更远。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，她们无权也无力投入进这个大千世界，她们无法去关注或观察芸芸众生的生生死死。她们甚至没有条件远行，亦无机会去领教宦海沉浮。世界于她们，就是窗外的世界。而文学于她们，则成一块手绢，就是用来抹擦眼泪。所以，她们的文学，走的是一条自我倾诉的路，一条向内观照的路。久之而成传统，成习惯。她们关注自己心情，关注自己的生活，关注自己的存在。甚至，关心自己的衣服是否得体，自己的形象是否好看，自己的体形是否招人喜爱，诸如此类。这果真是一个狭小的个人

的世界，甚至有些孤单和清冷。她们自尊而又自卑，长久地在婚姻和自由之间挣扎。她们都有一颗不被人理解的内心。她们在自我觉醒中倒越发苦闷。她们越不得解脱以及越加苍老。就在这样小世界中，我们难以看到多少与世界的正在发生有所关联的事情。涉及惊天动地的大事更是无多。但我们能看到的却是一个个的真人。一个个鲜活的、天真的、简单的、有知和无知的，有情和无意的人——无论作品中呈现的，还是作品后隐藏的。她们通过真切的个体感受以及对细腻的观察描述，来映照整个世界的形状，来表达整个社会的气氛。她们在男人们勾勒的世界版图上穿行，用自己有血有肉的肢体去丰富每一个板块，为这世界所有的人生提供细节。

更重要的是，阅读着“她们笔下的她们”，我们得以从琐细的生活和自我的絮叨中，看到锋芒。准确地说，是看到了斗争。整本书中都能让人察觉到这种斗争之所在。几乎所有女人，都处于斗争状态——尽管她们的斗争手段不尽相同。因为所有的女性都想要拥有自由的身心，想要成为独立的自己。然而现实之残酷，告诉她们这些都只能是个人梦想。事实上，这种梦想甚至相当遥远。她们所能的，只是将内心的愤懑诉诸文字。她们为自己构筑一个与现实平行的世界，在那里，她们与世俗斗、与传统斗、与长辈斗、与男人斗。甚至，更多的时候，是与自己斗。而每一篇小说我们都能看到斗争的结果：满纸辛酸泪，叹息复叹息。

其实在一个男权中心的社会里，女性的斗争，除去失败，




别无他路。

不禁想到我们自己。自一九〇七年中国女作家陈衡哲写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，距今已快百年。生活已然天翻地覆，但女人的表达却依然如故。表面看来，女性已经如同男人一样，爱情有权，婚姻自主，并且可以进入社会的各个层面，也有了越来越大的视野，甚至爱情已获权利，婚姻亦得自主，外在的反叛甚至已然令人咋舌。但实际上，放眼当今世界，无数女性依然强烈地想要依附于男人。她们大多数人被解放的只是身体，内心与灵魂仍囚于笼中。因此，一直走在前沿呼唤女性觉醒的女作家们，依然肩负责任。

读罢本书，产生上述感想。在此写出，与大家分享。权当作序。

方方

二〇一五年二月五日



……目 录……

序 · 001

·  
第  
一  
辑  
·

忧伤小姐 · 003

[美国] 康斯坦丝·费尼莫尔·伍尔森 著  
李晋 译

浅尝辄止的人 · 022

[美国] 伊迪丝·华顿 著  
龚容 译

花园小屋 · 039

[美国] 威拉·凯瑟 著  
薛鸿时 译

一小时的故事 · 057

[美国] 凯特·肖班 著  
葛林 译

新装 · 062

[英国] 弗吉尼亚·吴尔夫 著  
张玲 译

脸 · 075

[英国] 莎拉·科利尔 著  
匡咏梅 译



高级的人 · 085

[日本]松村荣子 著

吕莉 译

献给伊萨克·巴别尔的敬意 · 093

[英国]多丽丝·莱辛 著

叶丽贤 译

钥匙孔 · 100

[罗马尼亚]西蒙娜·波佩斯库 著

高兴 译

松节油 · 108

[罗马尼亚]阿德里安娜·彼特尔 著

张志鹏 译

夕 阳 (外一篇) · 123

[日本]吉本芭娜娜 著

吕莉 译

猎猛犸 · 138

[俄罗斯]塔吉雅娜·托尔斯泰娅 著

陈方 译

离别的礼物 · 154

[爱尔兰]克莱尔·吉根 著

马爱农 译

克洛丽丝 · 167

[罗马尼亚]玛丽娅—卢伊扎·克利斯戴斯库 著

李鸿 译

改变 · 181

[美国]夏洛特·帕金斯·吉尔曼 著

刘莉莉 译

信物 · 194

[捷克]雅尔米拉·哈谢克娃 著

刘星灿 译

长途电话 · 199

[德国]玛丽·露易丝·卡施尼茨 著

赵侠 译

萨拉热窝失恋记 · 214

[英国]费伊·韦尔登 著

黄梅 译

瞪眼 · 227

[英国]多丽丝·莱辛 著

杨振同 译

电话 · 243

[日本]吉本芭娜娜 著

李萍 译

爸爸，快跑 · 259

[韩国]金爱烂 著

薛舟 徐丽红 译



肥硕的埃乌尼丝 · 279

[乌拉圭]安德莱阿·布兰盖 著

赵德明 译

美女之身 · 291

[俄罗斯]柳德米拉·叶甫盖尼耶芙娜·乌利茨卡娅 著

周立新 王志耕 译

当男人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· 306

[西班牙]索莱达·普埃托拉斯 著

尹承东 译

发现 · 314

[南非]纳丁·戈迪默 著

邹海仑 译

亚历山大·科哈诺维奇的错误 · 322

[俄罗斯]伊丽莎白·拉文斯卡娅 著

万海松 译

失眠的人 · 329

[以色列]吉娜·鲁宾娜 著

孔霞蔚 译

可笑的悲剧 · 336

[法国]阿丽丝·科蒂 著

朱延生 译

幸福的结局 · 343

[加拿大]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 著

西木 译

编后记 · 351



## 第一辑

使她战栗的东西并不来自外界，而在于她自己的内心。这个梦不是偶然发生的，那是她严密地禁锢在心里、连她自己也从未见过的一个囚徒，那是当看守睡熟时从城堡塔楼上发出的一声悲号。

——威拉·凯瑟

《花园小屋》





# 忧伤小姐

## 作者简介

---

康斯坦丝·费尼莫尔·伍尔森（1840—1894）

美国作家。生于新罕布什尔州。1869年父亲去世后开始发表作品，1879年母亲过世后，来到欧洲，其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常与亨利·詹姆斯及乔治·爱略特的作品相提并论。伍尔森与亨利·詹姆斯于1880年4月底初次见面，结下深厚友谊。1894年不堪病魔折磨，自杀身亡。爱尔兰作家科尔姆·托宾的传记小说《大师》（2004）及英国作家戴维·洛奇的传记小说《作者，作者》（2004）曾以亨利·詹姆斯为主人公，写了詹姆斯与伍尔森的情感纠葛。《忧伤小姐》首次发表于《利平科特氏杂志》（1880）。译文有删节。

一年前，我在罗马，专门享受人生。我在罗马熟人很多，英美人都有，每天都有人宴请。我自然明白：要找到性格温顺、衣着考究、生活优越而且欣然接受“上流社会”的条条框框的文人，实为不易。

一天晚上，我回到住所，男仆辛普森告诉我，下午有人来访，那人没留名片，却只说了她的名字——“忧伤小姐”。这名字一直回响在我耳旁——忧伤小姐！“忧伤至今还没造访过我呢，”我自言自语道，让辛普森退下后，我来到小阳台，最后抽支烟，“她要是继续来访的话，我会故意‘不在家’。”接着，我思念起埃塞琳德·阿伯克龙比，我俩共同度过好多个夜晚：这些时光实在美妙啊。

第二天，我做了次短途旅行，到家时天色已晚，辛普森又告诉我说，忧伤小姐来过。

“她是要一直来吗？”我问道，多半自言自语。

“是的，先生，她说起过，她还会来。”



“她长得怎样？”

“嗯，先生，是位淑女，不过，依我看，她看上去不那么发达。”辛普森谨慎地答道。

“年轻吗？”

“不年轻，先生。”

“一个人？”

“女仆陪她来的，先生。”

不过，我抽着雪茄来到高高的小阳台上后，就又忘了忧伤小姐，忘了她可能象征的一切。是啊，在那样的月光下，眼前闪现着埃塞琳德·阿伯克龙比的脸庞，谁还记得那些东西？

陌生人第三次造访，我没在家；过了两天，她又来了。渐渐地，晚上我一进门，辛普森和我就开始固定问答：“忧伤今天来了？”

“来了，先生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四点，先生。”

“这倒不错，”我想，“我可以限制她在特定时间来！”

但是，这客人肯定很古怪、很另类，不然我不会如此傲慢，要知道，古怪和另类是不再年轻、不再有吸引力的女人身上最讨厌的两点了。要是她不古怪的话，她不会这么日复一日、一言不发地坚持来我家，还不说明来意，也不留张字条，不出示任何能证明她身份的凭据。她一定要卖给我什





么东西——雕像或古董凹版之类的东西。众所周知，我有收藏怪异物品的癖好。

她两周内来了七次，都没见到我。一天下午，我碰巧在家，一则外面下着瓢泼大雨；二则我对阿伯克龙比小姐很是不解。昨晚她一句话就炮轰了我建构好的理论，之后她就离我而去，丢下我一人，孤苦伶仃。我无法创作，只得拿起本法国小说（我有点儿以巴尔扎克为榜样）。我翻了没几页，辛普森就来敲门，他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，表情训练有素，面带微笑说：“忧伤小姐到。”我问他客人在哪里。

“外面，先生——在厅里。我告诉她说，我去看看您是否在家。”

“要是她没坐马车的话，一定很狼狈，成了落汤鸡。”

“没坐马车，先生，她们步行来的。我觉得她衣服有点儿湿，先生。”

“好吧，让她进来，但我不想见女仆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

我没放下手里的书。她三番五次上门骚扰，早已牺牲了女人的矜持。不一会儿，辛普森带她进来了。

是个女人，没错，是淑女，但很寒碜，没吸引力，还是个大妈。

我起来欠了欠身，又坐回椅子，手里还拿着书。“忧伤小姐？”我问道，一边扬扬眉毛，指着椅子，示意她坐下。